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2 年 7 月 4-5 日)

1、《外交学人》刊文分析俄乌战争对亚洲地缘经济的影响

7月2日,《外交学人》网站发布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研究员阿里·艾哈迈德(Ali Ahmadi)的文章《俄乌战争对亚洲地缘经济的影响》。在本文中,地缘经济指研究国家在安全相关问题的基础上利用地理位置来实现其经济野心的学问。作者认为,西方制裁俄罗斯对亚洲经济造成了三方面影响,最终可能改写亚洲经济格局,最终的受益者可能是伊朗。其一,中国本就担心对“一带一路”北线的新欧亚大陆桥过度仰仗,且对俄制裁让新欧亚大陆桥的合作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这可能使得中国视线向更南边的伊朗转移;其二,在新欧亚大陆桥遭遇封锁的情况下,货物可以通过伊朗到达西方;其三,受到制裁的俄罗斯不得不“向东看”,通过使其贸易多样化来减轻制裁的影响。比如从海上连接印度,或者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伊朗。但是,伊朗想要成为关键贸易枢纽,仍需要根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解除制裁,还需要更多的战略规划将贸易路线转变为经济走廊,以造福本国公民。如果德黑兰能够迎接挑战,它将在亚洲和东西方贸易的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7/russia-ukraine-war-implications-for-asian-geo-economics/>

撰稿人：李星原

2、《金融时报》：埃尔多安令人愤怒但不可或缺

7月4日，《金融时报》刊登其首席外交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的文章《盟友埃尔多安令人愤怒但不可或缺》。文章指出，土耳其在同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后不久又开出了新的条件——要求瑞典同意引渡此前受到恐怖主义指控的73名土耳其公民，否则土耳其议会将不会批准同意两国加入北约的文件。作者认为，虽然土耳其在芬瑞两国入约的问题上对北约层层加码，还长期与俄罗斯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但是土耳其在中东安全平衡中具有关键作用，是北约不可或缺的盟友，失去土耳其的北约并不会拥有更加光明的未来。况且情况也并非完全失控，目前土耳其的经济疲软，需要经济援助，也为北约提供了讨价还价的机会。

<https://www.ft.com/content/c6300920-f8ed-4897-99bc-fa9e749de3cd>

撰稿人：李竺畔

3、布鲁金斯学会：低收入国家面临粮食安全问题与经济困

境

7月1日，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发布了世界银行预测局（Prospects Group, World Bank）首席经济学家卡洛斯·阿尔特塔（Carlos Arteta）与该局经济学家谢尔盖·卡夏年科（Sergiy Kasyanenko）共同撰写的分析文章《低收入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与经济困境》。文章指出，低收入国家正在经历国内通胀飙升和全球利率上升的沉重打击。俄乌冲突加剧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混乱，全球食品与燃料短缺，刺激主要消费品价格飙升。食品价格上涨进而导致了低收入国家通胀飙升，从而加剧了低收入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与极端贫困。文章认为，低收入国家国内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有限，需要全球共同努力才能度过难关，并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国际社会需大幅增加对低收入国家粮食系统的融资；第二，通过全球协调减免低收入国家债务；第三，帮助低收入国家提高新冠疫苗接种率；第四，绿色投资项目需要增加配套措施来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健康和社会成本，因为其中大量成本由贫困经济体中的弱势群体承担。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future-development/2022/07/01/food-insecurity-and-economic-misery-in-low-income-countries/>

撰稿人：胡宇恺

4、约瑟夫·奈：乌克兰战争暴露了“大国竞争”的局限性

7月3日，《国家利益》网站发布了美国前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文章《乌克兰战争暴露了“大国竞争”的局限性》。文章指出了当前美国需关注的三个重大利益：与中俄两国的大国关系、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等跨国威胁、维护侧重西方价值观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首先，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需明确中国和俄罗斯分别作为崛起大国和衰落大国的定位，防止俄罗斯彻底投入中国阵营。其次，美国对大国竞争关注过多，而对包括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在内的生态全球化所带来的跨国威胁关注不足。美中之间存在生态上的相互依赖，所以美国在开展战略竞争的同时也要注重合作。最后，稳定的国际秩序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俄乌冲突削弱了俄罗斯的软、硬实力，并使其进一步成为了国际规则规范的破坏者。维护西方民主国家的联盟与团结、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二者将是美国后乌克兰战略的核心。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ar-ukraine-exposed-limits-%E2%80%98great-power-competition%E2%80%99-203266>

撰稿人：蔡依航

5、东亚论坛刊文分析东盟的数字鸿沟

7月1日，东亚论坛网站刊登东盟和东亚经济研究所

(ERIA)战略与伙伴关系主任马桑(Giulia Ajmone Marsan)的署名文章《应对东盟的数字鸿沟》。文章认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加上新冠疫情限制所刺激的大量需求,促进了东南亚地区的数字创新。得益于这种活力,投资者正在超越传统的初创目的地,例如新加坡(长期的全球创新热点)和印度尼西亚(因其庞大的市场规模而备受青睐),将目光投向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家。当前,东盟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亟需解决几个问题:第一,高技能企业家是巩固创新热点的关键。东盟必须继续扩大对数字技能培训的投资,尤其对该技能最为缺乏的农村及其周边地区;第二,东盟地区需要提高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质量;第三,东盟政策制定者应该思考如何让人才在区域层面更容易流动;第四,解决包容性问题,东盟的大都市和偏远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第五,女性在创业机会、STEM技能和获得领导力方面落后,东盟中小微企业投资和采用数字技术的比率远低于大型企业集团。总的来看,东盟地区数字创新热点不断涌现,但也面临着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2/07/01/addressing-the-digital-divide-in-asean/>

撰稿人:邵志成

6、《外交学人》:美中系统性竞争下印度和东盟能否相互依

存？

7月2日，《外交学人》杂志网站发表马努哈尔·帕里卡国防研究与分析所研究员施鲁蒂·潘达莱(Shruti Pandalai)所撰文章《美中系统性竞争下印度和东盟能否相互依存？》。文章认为，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印度在参与“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印太经济框架”(IPEF)进程中，需要联同东盟国家对冲中国和美国在印太区域的集团化竞争。美中战略竞争所涉及到的经贸脱钩、军事对峙、“民主与威权”对抗叙事等并不适用于地区的其他国家，印太大国需优先考虑地区的主要需求如气候变化。因此，借助美及其盟国的印太部署，印度和东盟在海洋安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国防等方面可以有形式多样的合作机会，问题在于双方如何定义恰当的地区伙伴关系。文章认为，印度可以与东盟国家构建以问题为导向的微型多边关系(Minilateralism)，如马六甲海峡巡护合作(MSP)。同时，印度和东盟可在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粮食供应等领域开展双边合作，发展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框架推进地区联通，减轻湄公河上游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对中国的依赖。印度还可以架通东盟和Quad之间的联系，帮助东盟解决海洋保护和经济发展问题。作者总结，独立于美中的印度可以与东盟构建战略互信，但印度必须采取切实行动证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7/can-india-and-asean-lean-on-each-other-amid-systemic-china-us-competition/>

撰稿人：陈熙芮

7、《外交政策》：拜登的印太经济框架是一种范式转变

7月1日，外交政策刊登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 Atkinson）的文章《拜登的印太经济框架是一种范式转变》。文章指出，拜登政府倡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的关注和热议。部分国家认为，由于IPEF是一个空洞的经济伙伴关系，而不是贸易协定，因此它没有能够降低成员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然而，美国市场对IPEF国家的出口已经比他们的市场对美国的出口更加开放，例如印度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是美国对印度征收关税的三倍。因此，文章认为，美国不应该进一步对IPEF国家提供不对等的商品准入机制。一、由于美国的先进制造业衰退，其如今的经济实力并不能支撑通过开放市场换取其他国家在国际事务上的支持。二、先进制造业在部分IPEF国家的GDP占比要远高于美国。因此，这些国家并不能要求美国向其开放市场。相反，它们应该进一步降低对美商品壁垒，助力美国先进制造业的恢复，从而对抗中国的崛起。目前拜登政府采取了一种进步的、以劳工为中心的贸易政策，将全球公平和治理作为

首要目标，而不是单纯地通过降低贸易壁垒使成员国取得短期的利益。文章进一步阐明，拜登政府需要向 IPEF 国家更清楚地表明，中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战略是将该地区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视为其商品和低工资生产的出口伙伴，IPEF 国家并不能期望中国会允许他们的先进科技公司和产品在未来进入中国参与竞争并取得成功。文章最后总结，IPEF 需要成为一个由华盛顿主导的自愿联盟，但美国不应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接受市场准入。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7/01/biden-ipef-indo-pacific-trade-economics-china/?tpcc=recirc_latest062921

撰稿人：黄云飞

8、《华盛顿观察家》：拜登在欧洲的新军事部署出于好意，却犯了严重错误

6月29日，美国《华盛顿观察家》刊登外交政策撰稿人汤姆·罗根（Tom Rogan）所撰文章《拜登新的欧洲军事部署意图良好，但却是一个严重错误》。白宫于周三宣布了两项向欧洲增派军力的举措，一是在波兰设立陆军第五军的永久前沿指挥部，二是向东欧额外部署一个陆军旅。文章认为，美国在欧洲新军事部署的动机是出于好意，希望确保盟友免受侵略，并提醒俄罗斯美国对北约的坚定承诺，但却犯了严重错误。一方面，这将强化欧洲盟友对新增军事投资的反对。

尽管白宫声称许多北约盟友的防务支出正在提升，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国家离实现“国防开支占 GDP 2%”的目标还很遥远。另一方面，拜登对欧洲的大量军力投资意味着将减少在太平洋的部署，这将消耗美国军队为威慑中国所需的能力。最后，文章指出，拜登必须认识到，美国不可能在任何地方做到其想做的一切。中国必须成为美国的部署重点，而富裕的欧洲最终必须“挑起大梁”。

<https://www.washingtonexaminer.com/opinion/bidens-new-europe-military-deployments-are-well-intentioned-but-a-serious-mistake>

撰稿人：王叶潜

9、IISS 发文评析北约新战略概念与军备控制

6月30日，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发表战略、技术和军备控制主任威廉·阿尔伯克（William Alberque）的文章《北约新战略概念与军备控制的终结》。文章指出，与2010年发布的战略概念相比，北约2022年新战略概念弱化了军备控制在减少风险、管理冲突和构建信任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不再将军备控制作为未来实际工作的重点。北约或将在没有明确军控协议或提案的情况下通过对话、建立有效的危机管理和预防工具等方式来防止意外冲突和加强联盟威慑和防御。这种变化与北约认为军备控制在

当前国际安全环境下无法有效减少战略风险和实现战略稳定有关。目前，北约与俄罗斯在任何议题上的谈判都很难推进，新战略概念更直接将俄罗斯描述为“最重大且最直接的威胁”。除俄罗斯外，北约也首次提及中国，称中国挑战了其利益、安全和价值观。文章总结称，自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北约对于军控态度愈加悲观。未来，北约或更强调将减少风险和预防危机作为与威慑和防御一起保障联盟安全的首选工具。

<https://www.iiss.org/blogs/analysis/2022/06/the-new-nato-strategic-concept-and-the-end-of-arms-control>

撰稿人：杨滨伊

10、《报业辛迪加》：对乌克兰的援助不应以非洲为代价

7月1日，《报业辛迪加》刊登国际增长中心研究员克里斯·海茨格（Chris Heitzig）、国际增长中心卢旺达和乌干达地区主管理查德·纽法默（Richard Newfarmer）所撰文章《对乌克兰的援助不应以非洲为代价》。文章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整个世界造成了重大损害：能源成本和食品价格进一步飙升，全球性衰退或将出现。这种间接性损害对于已处贫困边缘的非洲人口来说尤为突出。文章认为，俄乌战争的一个潜在负面后果必须得到遏制，即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将发展援助从非洲转向乌克兰。迄今为止，美国已承诺

将超过 540 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支持乌克兰；邻国波兰也已提供了价值超过 16 亿美元的军事支持。如果这种援助是以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援助为代价，那将是不幸的。除了食品价格飞涨、能源成本上升以及出口增长放缓，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使非洲国家面临很大的债务压力，这意味着发达国家为该地区贫困家庭和小企业提供支持计划的紧迫。文章总结称，随着各国政府和其他捐助者加快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不应推迟诸如全球粮食安全联盟、G20 债务处理共同框架和 COVAX 等倡议的实施。缩减对非发展援助计划只会增加贫困，加剧粮食短缺，并破坏民主制度。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ukraine-international-aid-africa-risk-by-chris-heitzig-and-richard-newfarmer-2022-07?barrier=accesspaylog>

撰稿人：高云萌

11、亚洲海事透明倡议：通过“四方机制”提升菲导弹能力

6 月 21 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网站刊登其访问学者、日本航空自卫队中校户崎小次郎（Kojiro Tonosaki）所撰文章《菲律宾“布拉莫斯”（Brahmos）反舰导弹与“四方机制”潜力》。文章指出，2021 年底菲律宾从印度引进“布拉莫斯”导弹因精度问题难以对中国形成有效威慑，但今年“四方机制”建立的“印太

海域意识伙伴关系”（IPMDA）可助其提升导弹效能。若通过 IPMDA 提供基于卫星的遥感系统等技术支持，将提高反舰导弹威慑能力并形成更可靠杀伤链。作者建议菲律宾可以借鉴乌克兰推进战场数字化转型，乌军地理信息系统阿尔塔（Arta）甚至可以提供高于美军标准的指挥控制能力。另外，美军目前推行的“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JADC2）概念也具有合作前景，菲未来可与美国开展合作以实现数据共享，这对在印太地区建立综合作战网络至关重要。文章总结认为，菲引进“布拉莫斯”反舰导弹具有重要地缘影响，但如果要使导弹系统更快、更有成效地发挥作用，则需要与“四方机制”合作以提升其战略潜力。

<https://amti.csis.org/brahmos-in-the-philippines-and-quad-potential/>

撰稿人：郑执浩

撰稿人：陈熙芮、黄云飞、王叶湑、杨滨伊、高云萌、郑执浩、李星原、李竺畔、胡宇恺、蔡依航、邵志成

审稿人：包坤极、马国春、许馨匀